雜著

易說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為昏愚通徹則為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為卦上離六五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為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陰貴陽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為美亦

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而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於非禮弗復優為之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

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者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於積安之後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冰參前倚衡微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其賢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憂患之道也

易數 為張權叔書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為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為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為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與五二與三自與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表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為七三得五為八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一得五為六四得五為九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謂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為少九六為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為坎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道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為離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為陰火則為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又 為連叔賓書

三奇者四四四也三偶者八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即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也八子之象也兩偶

一奇則四八八為震之象八四八為坎之象八八四為艮之象兩奇一偶則八四四為巽之象四八四為離之象四四八為兌之象四象生八卦亦可見於此

三奇四 為老陽變 三偶八 為老陰變 兩偶八 為少陰不變

一奇四 為少陽不變 兩奇四 為少陽不變

一二三四五五行生數 二四六八十五材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生而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之終故數至於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成數五六七八九十也三象者於三才五象上著五皇下著五帝總為五方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

金爻水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家言六脉皆有胃脉人無胃脉則死亦此理也故四為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亦此義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四者一躰七八為裏陰陽之分自裏始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九為表裏常少表常老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四者其本數也以四積之則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一十四每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四九三十六每爻為三十六策六爻積之則二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二三五七九則天之五奇也而其[illegible]為五故五為天中數二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偶也而其[illegible]六故六為地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六之數天中數為十日地中數為十二辰五音六律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十四六八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為六十四七二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數也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數偶則齊數奇則不齊唯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言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首尾有背面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首尾前後表裏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為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為兩儀兩

儀之分天地既位則人在其中矣三極之道豈作易者所能自為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之則為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其十五則為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奠位縱橫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與十二與七為十二與八為十四與六為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間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為三才日月星為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為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物者變之始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為天數二四六八十為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為水蓋一與六故一六為合二與七為火蓋二與七故二七為合三與八為木蓋三與八故三八為合四與九為金蓋四與九故四九為合五與十為土蓋五與十故五十為合五行蓋五者變之終也參五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居其中鄰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為四方天以氣運而為春夏秋冬地以形分而為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後有四方中與四方於是為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五生土而土居中央

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所言大學指歸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問則在已問學辨皆須即人自古聖人亦因性哲之

即人一本作在人

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洙聖人豈有自私自用而能進乎者然
性所之言因時察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為絕疵若不
能擇則是之觀察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
否若不能擇則是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
用不滿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乎莫執
中孟子尚以為執一廢百豈為善學後之學者頗何
以處此

論語說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過不同惡可以稱免過不可以遽免
賢如顏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
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況於學者豈可遽責其無過哉至於邪
惡所在則君子之所共疾是不可毫髮容而斯須犯者也苟一
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者天下萬世之公理而斯人
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
有道惟聖人能備道故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為父盡父
道為子盡子道無所處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
盡仁其道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田野隴畝之
人未嘗無尊君愛親之心亦未嘗無尊君愛親之事臣子之道
其端在是矣然上無教下無學非獨不能推其所為必至於全
備物蔽欲汩推後之極則所謂不能盡亡者殆有時而亡矣試
以觀君子之盡亡之時也民之於道係乎上之教士之於道由乎
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
學所以為學者在乎志失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士志
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
一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聖人之全德也皋陶謨之九德曰

嚴敬故六德則可以有邦日宣三德則可以有家德之在人固不可皆責其全下焉又不必其三苟有一焉即德也一德之中亦不必其全苟其性質之中有微善小美之可取而近於一者亦其德也苟能擴之而不失亦必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矣惟其不能擴也故其所有者亦且日失日喪矣尚何望其月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哉士志於道豈能無其德故夫子誨之以極於德仁人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之盡仁孔門高弟如子路冉有公西華夫子皆曰不知其仁必如顏淵仲弓然後許之以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然亦豈皆頑然而不仁聖人之所為常人固不能皆不為然亦有不為者於其為聖人之所為與不為聖人之所不為者觀之則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靈而不能泯滅者也使能於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充之則仁豈遠乎

仁之在人故不能泯然而盡仁惟其不能依乎此以道於仁而常為乎此而沒於不仁之地故亦有頑然而不仁者耳士志於道豈能無其仁故夫子誨之以依於仁藝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不者者也游於其間固無害其志道據德依仁而其道其德其仁亦於是而有可見者矣故曰游於藝

孟子說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為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壹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宜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

信非以正辭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敷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敷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

孟子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道因不曉其文強將詖淫邪遁於楊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詖辭何者是淫辭何者是邪辭何者是遁辭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字乃是分諸子百家處敬脩離窮是其實詖淫邪遁是其名有其實而後有其名若欲曉詖淫邪遁之名須先曉敬脩離窮之實敬脩離窮是終始淺深之辨非是四家事有所蔽則非其正故曰詖辭必深脩其中貴說必淫故曰淫辭窮理敬之初其言猶附着於正其實非正故曰邪辭窮理之後其言不能不離於其所附着故曰邪辭離則必窮窮則必遁轉迷道而為言故曰遁辭故蔽而不解必脩脩而不已必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矣孟子之闢楊墨但泛言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初不向楊墨上分疏為詖孰為淫孰為邪所以論語有六言六蔽論後出孝者不蔽豈止六而已哉所以貴於知其所蔽也總而論之一蔽字可盡之矣荀子解蔽篇却通蔽字之義觀論語六言六蔽與荀子解蔽篇便可見當於所字上分諸子百家論語繁白也濯以江漢暴以秋陽其素白不復可加矣言夫子之道如此非有若私智社譽者所可糊塗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雜著

武帝謂汲黯無學

汲黯進積薪之言武帝忍之默然是必有所中矣已而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曰益甚人將求勝乎人以自信何患無辭謂黯無學未必不可武帝亦安取學而議人哉太史氏雜原其故謂黯褊心不能無少望果足以知黯之心乎始遷滎陽令病歸田里後拜淮陽太守辭不受印及召見則曰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幸不得請過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勉息早言張湯後之人誰實為知黯者必信褊心之言此與兒童之見何異哉觀東越相攻不至而還曰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使視河內失火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河南貧民傷水旱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天子

招文學儒者告廷臣以所欲為則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補淮邪降漢漢發車二千乘從民貿馬民匿馬馬不具欲斬長安令問罪之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則爭之弊中國以事夷狄此其業而傷其枝之言誰能易之謂公孫弘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謂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淮南謀反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獨彈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卒以不敢若黯雖曰未學善必謂之學矣然張湯更定律令可斥也何必曰高皇帝約束為哉武帝之事四夷非也何必曰與胡和親為哉此等皆黃老言與之也學絕道喪老氏之說盛行於漢黯不幸生乎其時亦沒於是雖然學老氏者多矣如黯之質自有老氏所不能沒者情哉其人生弗逢時也故飯流歠而問曰是之謂不知務未哉武帝之所以求勝於黯者乎帝自為太子時聞已憚其嚴矣即位既久大將軍侍中帝踞厠而相之丞相弘燕見或時不冠主黯見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不得黯奏事辭而使人可之壯助為黯請告論黯之長帝然之且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為中大夫固以切諫不得久留出守東海大治帝聞而召之列於九卿湯歐帝聞黯與息言則抵息罪令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其卒也官其弟至九卿官其子至諸侯相武帝之不能自克不樂於黯之切直固也然其心之靈不能掩沒有以知黯者未必不愈於後世吠聲之人也及其遂非而求勝則是心之靈或幾乎熄矣此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者也然則生弗逢時者豈不大可惜過而求勝者豈不大可畏哉

張釋之謂今法如是

張廷尉當渭橋下驚乘輿馬者以罰金文帝怒張廷尉爭以為不可更重是也然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輕重則非也廷尉固天下平也天子獨可不平乎法固所與天下公共也苟法有不當為廷尉者豈可不請之天子而修之而獨曰今法如是可乎虞書曰有過無大周書曰乃有大罪非終乃為眚災適爾既道極敬辜時乃不可殺縣人聞蹕匿橋下久謂乘輿已過而出至於驚馬假令有敗傷亦所謂有大罪非終乃為眚災適爾是固不可殺釋之不能推明此義以祛文帝之惑乃徒曰法如是此後世所以有任法之弊而三代政刑所從而亡也

雜說

皇極之建彝倫之叙反是則非終古不易是極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言書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非之致其可誣哉雖然苗民之弗用靈當堯之時則然矣逮舜受終而未有格心乃竄之于三危又數十載而禹始受命爰有徂征之師夫以堯舜之聖相繼而臨天下可謂盛矣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而蠢茲有苗侮慢自若不要諸舞干七旬之後而論於其不恭自賓之日則遠應之理殆無證於此矣周自后稷積仁修德其來遠矣武王賁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商之頑民乃至三世而弗化天之所以與人者豈獨缺於是乎苗頑之於唐虞商頑之於成周可謂曰寘卿原夫子所惡也而人皆悅之楊墨孟子所闢也而言者歸之夫子受徒父矣而顏淵獨為好學其後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夫子沒而子夏子游子張乃欲強之以事有若自夫子不

能喻之於其徒曾子不能喻之於其友則道之所存亦孤矣嗚呼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苗民之未格商民之未化鄉原之未知其非楊墨之未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未能克己而復禮彼其私說詖論可勝聽哉揆之至理則是所謂不善者也是所謂不明者也是其所以為非者也苗民之格商民之化鄉原而知其非楊墨而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一日克己而復禮則是非之辨判然明矣是理之在天下無間然也然非先知先覺為之開道前人固未免於暗故惟至明而後可以言學未至於明而臆決天下之是非多見其不知量也純乎其善純乎其不善夫人而能知之也人非至聖至愚時非至泰至否固有所不純有所不純則其大小本末輕重多寡表裏隱顯始卒久近剛易幸不幸之變非至明誰能辨之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師宜在所尊而以其有不善焉而

善不遂其事不濟舉世莫辨而反以之為是反以為然豈不甚可歎哉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然心念之過有可以形迹指者有不可以形迹指者今人有慢侮人之心則有慢侮之容慢侮之色慢侮之言此可以形迹指者也有有慢侮人之心而偽為恭敬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深情厚貌色厲而內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非惟念慮之不正者有著於形迹有不著於形迹雖念慮之正者亦有著有不著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觀者亦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此千之忠則可見如箕子佯狂微子

適周不可謂之不忠如曾子之孝則可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善此是善不善雜出者通國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不得孟子乃見得他善不善處分明故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常人不能知此等處又未足論世固有兩賢相值而不相知者亦是此處如老泉之於王臨川東坡之於伊川先生是也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稟德性所資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武亦同於夫子之門惟顏曾得其傳必顏子之賢矣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見躬而微曾子則又不敢望顏子然顏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顏曾與聖人同也門弟子亦固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學固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門有與聖人同者雖由畎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伐勝得失之互居此小大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由辨也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躰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躰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

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苟無所蔽必無所窮苟有所蔽必有所窮學必無所蔽而後可學不親師友則大公可使勝易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滅而道亡藝亦不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有有志有無志有同志有異志雖愚必可以辨志槩猿檻虎可以論志謹微不務小志大堅強有力決事善思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近世尚同之說甚非理之所在安得不同古之聖賢同志合感有一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必理之所在有不能盡息雖夫子之聖而曰四非助我啓予者商又曰我學不厭舜曰予違汝弼其稱堯曰舍己從人惟帝時克故不惟都俞而有所戒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為君子誠小人也雖能不失為小人

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聖人固言仁矣天下之言仁者每不類聖人之言仁聖人固言義矣天下之言義者每不類聖人之言義聖人之言知道之言也天下之言不知道之言也知道之言無所陷溺不知道之言

斯陷溺矣

右賢而左能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道行道明則耻尚得所不行不明則耻尚失所耻得所者本心也耻失所者非本心也聖賢所貴乎耻者得所耻者也耻存則心存耻忘則心忘（子寶晉論有耻尚失所之說）

求處情求處厚求下賢欲行浮於名耻名浮於行（先生因讀表號書此）

邪正純雜係念慮清濁強弱係血氣

朱均管蔡志不變也非質不可變也苗格崇降聖人有以變其志也

後世知有事而不知有政知責詳於法而不知責詳於人

學者規模多係其關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與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為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臨淵汪汪洸洸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深淺不必齊也至其為水則臨淵亦水也

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無德而富徒增其過惡重後日之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又況王公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行仁政者所以養民君不行仁政而反為之聚斂以富之是所助君雷民宜為君子之所棄絕當戰國之時皆矜富國強兵以相侵伐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故孟子推明孔子之言以為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推論既明又斷之曰人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在當時所陳者皆堯舜之道勉其君修德行政勸之以開暇之時明其政刑自謂以齊王猶反手耳淩孟

子得用必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其朝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途天下之民尽歸之則無敵於天下矣此理甚明効可必至當時之君徇俗自安不能聽用其說乃反謂之迂濶可謂不明之甚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講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惕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鐵砥鏡磨於四方師友與後學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祕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祕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謂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吾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

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久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頑恐不在於義耳[illegible]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也焉[illegible]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illegible]今番問謹思明辨[illegible]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illegible]於聖人[illegible]是而仕必[illegible]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心者先生起發以新斯堂[illegible]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教義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動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太學春秋講義淳熙九年八月十七日

楚人滅舒蓼

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

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夷狄盛強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措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黃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歷家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為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荐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荐震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況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也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為君為父為大人中國者有食之所為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為之也敬嬴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為是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不為雨止以其有雨備也雨不克葬是無雨備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諸侯葬其母而無雨備豈禮也哉

城平陽

平陽魯邑也冬使民時也然宣公葬母不能為雨備不易時而遽興土工罪不可逃矣

楚師伐陳

前年晉衛侵陳以其即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楚未能盡得志於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疆得蒙及於滑汭盟吳越而還其疆至矣然猶未盡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國之君臣能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哉

又十年二月七日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又子五年一巡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岳朝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者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敦宗以為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耳非定制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聞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三王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之天下先王為之節文著為典訓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宣公即位九年兩朝于齊乃一使其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熄綱常淪斁逆施倒置恬不為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于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

齊侯伐萊

萊微國也三年之間兩動兵於萊齊侯之志可見於此矣

秋取根牟

魯侯之志猶齊侯也

八月滕子卒

名不登載書簡牘則不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亳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自襄公不振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侵其力日強然聖人之情常拳拳有望於晉非私之也華夷之辨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亳之會乃為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併將諸侯之師以伐陳春秋蓋善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亳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書地不卒于國都也不書葬魯不會也

宋人圍滕

滕雖小能圍之則非將卑師少也滕子卒未數月興兵圍之書人之為貶明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伐陳救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霸業春秋蓋善之

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洩冶以直諫見殺名之陳罪著矣

又七月十七日

六月宋師伐滕

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陵茂小弱以逞所欲耳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晉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闕於宋故與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為陵茂小弱以逞所欲明矣陳當弒其君孔子朝魯侯而請討之前月陳方以弒君告宋為鄰邦不知此何時耶而舉全師與師伐滕以逞所欲尚得為有人心者乎

公孫歸父如宋葬宋惠公

宣公為弒君者所立懼齊見討故事齊以求免齊恢其事已而定其位自是齊魯之事齊甚謹齊侯之卒宣公既身奔其喪及其葬也又使其子襄仲往會且書子彘乱臣賊子得無懼乎歸父仲遂之子襄而有寵弒君者仲遂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最成而還諸侯伐鄭而獲人貶也晉楚爭鄭為日久矣楚欲鄭晉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復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為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亦其勢然也今晉不能並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弒君之賊晉不能告之天王聲罪致討而乃汲汲於爭鄭是棄禮義者滅矣其罪不可勝誅哉書人以貶聖人於是絕晉爭鄭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即位十年晉朝于齊而來魯一朝于周能奔諸侯之喪而不能奔天王之喪能使其貴卿會齊侯之葬而不能使人會天王之葬如是而天王猶使王季子來聘則冠屨倒置君臣之倫汨喪殆盡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曾之伐邾無以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粟益重矣

又十一月二十二日

大水

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播而為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奇天數陽也五偶地數陽也陰陽奇偶相與配合而五行生成備矣故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即

大極也陰陽播為五行五行即陰陽也塞宇宙之間何往而
非五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士爰稼穡穀即土也以其
民命所係別為一府揔之則五行也洪範九章初一曰五行
此其在天之本也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
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此
其在人之用而所以燮理陰陽者也曰月五緯謂之七政四
時行焉歷數興焉人君代天理物歷數在躬財成輔相參贊
燮理之任於是乎在故堯命羲和舜在璿璣皆二典大政大
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天之行也堯有九年之水則曰洚水警
予蓋以為己責也昔之聖人小心翼翼臨深履薄水警前禍
疇昔之所以事天敬天畏天者[illegible]所不用其極而苟安之
亦未嘗不以為己之責周道之衰王迹既熄諸侯放肆代天
任其治尸之責以敬之責以畏之洪範
[illegible]足以知天之心故洪範
[illegible]引出取向流志深古道[illegible]
[illegible]之過章仲舒劉向猶不能名吁可歎哉是年之水仲舒以
為伐邾之故而向則以為殺子亦之心是奚足以知天道而
上聖人之心哉

公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官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使王季子
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故其事
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使僕之事陳詛甚高旦曰先大
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齊惠
公之卒公既親舜其喪下王季子之聘曾未易時而行父僕
僕往聘于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

往則以取繹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寔來徇私棄礼
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人心之泯滅
一至於此吁可慨哉

敬

作君之師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曰民為大社稷次之君
為輕歲之饑穰百姓之命係焉為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
饑蓋始於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楚子伐鄭

當是時晉伯既不復可望諸侯之間熟觀如此楚子之肆行
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以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遂楚師
于顏此不見於經縱或有之不足為輕重也

荆門軍上元設醮講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
汝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
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万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極其極
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此屋可
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吁氣象嘉生薰為太平嚮用五福此之
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若極而言福是
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
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
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
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
也即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　聖天子重明于上代
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斂此

五福以錫尔庶民郡守縣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為
聖天子以錫尔庶民也凡尔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
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
心即為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得康寧是謂敬好德是
謂考終命凡尔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
有善惡知有父兄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
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
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此心實康
寧或為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
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
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為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
其事悖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
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不孝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

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不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
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囊橐
之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可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
神所當佑聖賢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
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但自考其心則知
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愚人不
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
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洪
範根本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聖天子建用皇極亦是
受天所錫歟時五福錫爾庶民者即是以此心敷于教化政
事以發明爾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爾庶民能保全此心

不陷邪惡即為保極可以報　聖天子教育之恩長享五福
更不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者在尚書今人多讀未必能
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會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
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
耳常歲以是日建醮於設廳為民祈福竊惟
聖天建用皇極以臨天下郡縣之吏所宜與尔庶民惟皇之
極以近　天子之光謹發明洪範歛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
亦庶幾承流宣化之萬一仍畀書九疇次叙圖其象數于后
恐不曾讀書者欲知大槩亦助為善求福之心詩曰自求多
福正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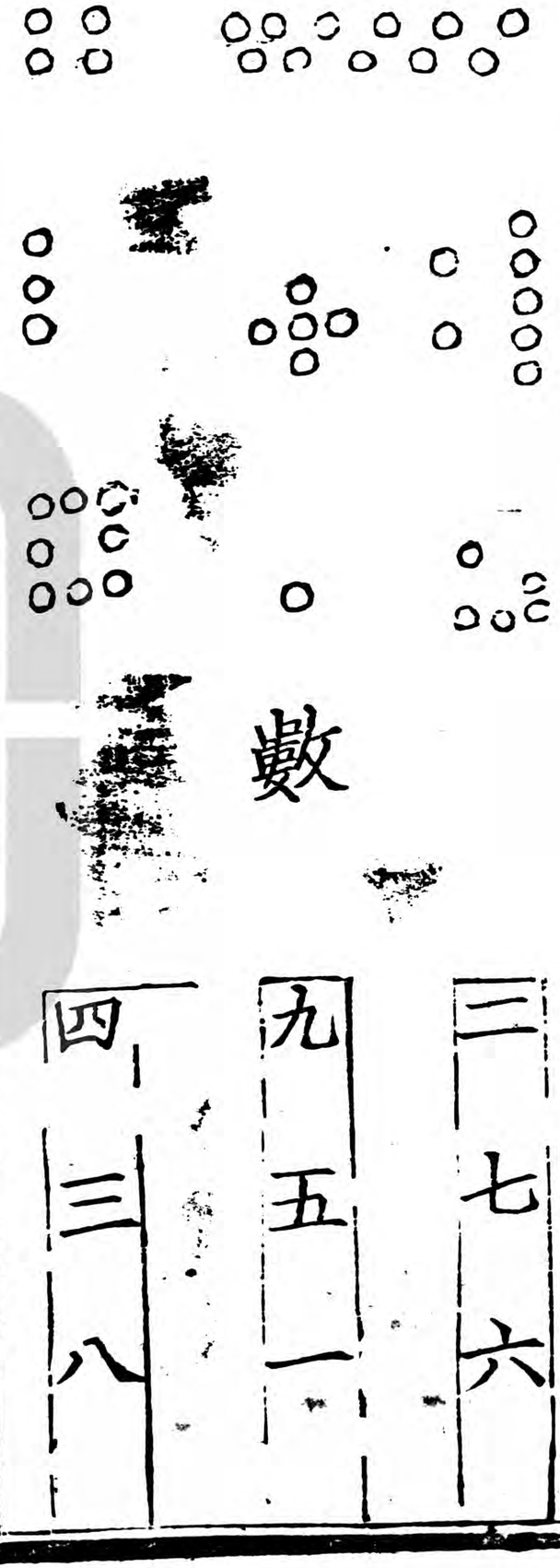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為天
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

象

乾　坤　震　巽　坎　離　艮　兌

乾三連坤六斷　震仰盂　艮覆盆
兌上缺　巽下短　離中虛　坎中滿

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七
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數

載九履
二四為肩

左三右七
縱橫皆
六八為足
北日十三

策問

問語有之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或者疑其言之過晉人有辯之者曰巢許遜天下而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其相去何啻九牛毛哉其言誠辨矣然嘗病其意之未廣先儒論人之量曰有天地之量有江海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斗筲之量其意廣矣而嘗嘆乎言之難備生乎天地之間具人之形與均之為人也品類差等何其若是之相遼絕哉今夫天下之俗固不可以言古然家被先王之澤士之求堯舜孔子之道者日衆而儒宮學館之間有父兄之所教有師友之所講磨而考其所向則有常人之所恥者此其與求堯舜孔子之道而期於必至何啻九牛毛哉二三子各悉究其日履之所鄉嘗試相與評斯語毋徒為場屋課試之文試言人之所以相去若是遼絕者何故已之

氣質已之趨鄉當在何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實何如將有所攻焉

問齊欲稱東帝鄒魯之臣妾肯死而不肯從之秦欲稱西帝魯仲連肯死而不肯從之夫以齊秦之強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於匹夫之一辭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於是信矣西漢不崇禮義好言時宜叔孫通陸賈之徒號稱以儒見用綜其實殆未有以殊於奇謀祕計之士也高祖寬大長者之稱見於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為秦王則長安之民所以愛戴之者亦可謂深且素矣繼以文景之仁愛武宣之政令所以維持之者亦後世所鮮儀元成衰平雖浸以微弱亦非有暴虐滛虐之行然區區新莽與漢鼎而移之若振槁葉天下懾然莫之敢爭東都之興光武之度不泯於高祖明帝之察慧有愧於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伯仲於元成之間自是而降無足觀矣然綿延垂於西漢以曹操之強其所自致者大後於高光然終其身不敢去臣位視天下有孔北海如孺子之有嚴師傅然於几席之上而不敢肆也推其所自則尊禮卓茂以為大傅授戈講義息馬論道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文具而厚非之也於身於家於國於天下初不可以二理觀二三子盍自其身而觀之以及於家於國於天下而備論夫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之道有道之世士傳言無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皆聖庭之所樂聞而非所禁也有能究唐虞三代之政論兩漢之得失以及乎當世之務者其悉書之毋隱

問異端之說自周以前不見於傳記後世所同指其為夫子之言而無疑者惟春秋十翼論語孝經與戴記中庸大學等篇論語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說然不知所謂異端者果何所指

至孟子乃始闢楊墨闢許行闢告子後人指楊墨等為異端孟子之書亦不自以異端不知夫子所謂異端者果何等耶論語有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亦屢言鄉原之害若鄉原者豈夫子所謂異端邪果謂此等則非止鄉原而已也其他亦有可得而推知者乎孟子之後以儒稱於當世者荀卿楊雄王通韓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軻與焉荀子去孟子未遠觀其言甚尊孔子嚴王霸之辨隆師隆禮則其學必有所傳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軻何耶至言子夏子游子張又皆斥以賤儒則其所師者果何人而所傳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軻子夏子游子張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說而舉無足稽耶抑亦有當攷而論之者耶老莊蓋後世所謂異端者傳記所載老子蓋出於太子之前然不聞夫子有闢之之說孟子亦不闢老子獨楊朱之學考其源流則出於老氏然亦不知孟子之辭略不及於老氏何耶至楊子始言老子提挈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其然又有取於其言道德歸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亦入中國在楊子之後其事與其書入中國始於漢其道之行乎中國始於梁至唐而盛[illegible]之甚力而不能勝王通則又渾三家之學而無所[illegible]貶浮者老氏之教遂與儒學鼎列於天下天下奔走而鄉之者蓋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禍福歸鄉之者則佛老等以其道而收羅天下之英傑者則又不在於老也在於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謂佛氏之學也百家爭天下入者主之出者效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此莊子所以有彼是相非之說也要知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所以交攻相非而莫之統一者無乃未至於一是之地而然耶抑亦是非固自有定而感者不可必其辯者不可必其闢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時

與命而然邪道固非初學之所敢輕議而標的所在志願所向則亦不可不早辨而素定之也故願與諸君熟論而深訂之

夫子生於周末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當時從之遊者二千門人高弟如宰我子貢有若之徒所以推尊之者至謂賢於堯舜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謂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千載之後未有以其言為過者古聖人固多至推以為斯道主則惟夫子苟有志于斯道者孰不願學夫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傳曾子以有孝經子思所傳則有中庸門人所記則有論語簡編散出煨燼而四都搜求參校之詳猶屋傳信尾此固夫子所以詔教後世而後世所以學夫子者亦未有捨此而能得其門者也論語載當時門人問答之詞既不得親炙於當時則視其所載亦可以知親炙者必有業不知當時在夫子之門者其業安在[illegible]賦求學百乘之家亦可使與賓客言二三子蓋自謂其能而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其在夫子之門獨以是為業乎抑亦所學於夫子者又不在是也他日獨立伯魚過庭乃使學詩既學矣他日乃使之學禮不識伯魚之未學詩也亦有所學乎無也既學禮矣亦有所學乎無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興於詩夫子蓋屢教人以學詩不識凡吾夫子之門者舉皆以學詩為業乎陳亢固在弟子列乃問伯魚而後聞詩聞禮無乃先是未知其說乎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固門弟子紀述之辭然亦必有所據而言所謂文行忠信者果何如而以為教也三千之中獨薦顏淵為好學而稱之則曰終日不違如愚曰三月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不遷怒不貳過不識亦有可得而知者乎讀論語者固當求所以為學之方曰肄之業故願與諸君論其所疑夫子之所以教人與當時門弟子之所以學於夫子者苟不在是而今日學者之

所患亦不在是則亦願與諸君備論而索言之毋略

問聖人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故網罟耒耜杵臼作而民不艱于食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民不病于居服牛乘馬刳舟剡楫而民得以濟險弦弧剡矢重門擊柝而民得以禦暴凡聖人之所為無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禹平水土稷降播種為當時首政急務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有它過而孟子何遽闢之峻辯之力夫子亦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欲學圃亦斥以為小人何也孟子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此其為國之利固亦不細而孟子顧以為民賊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蕪府庫之空竭鄰國之侵陵而不為之計哉以仁義自鮮如徐偃王宋襄公者為然耶不然則孟子之[illegible]亦不可以鹵莽觀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為無用仁義為迂闊不深究其實則無用之議空言之誚殆未可以苟逃也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不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從事者不專於文至漢始射策決科然士進者不一途習其業者未始專且重也綿延以至於唐進士為重舉習其文者殆遍天下至于今不變文宜益工於古然六經之文先秦古書自漢而視之已不可及由漢以降視漢之文又不可及矣唐三伯年文章宗伯惟韓退之其次柳子厚而二人皆能詣西漢之文章恨悼當世鮮有能共興者何耶夫文一也世以科舉之文與古之文固殊而不可同耶何其習之者益專且勤而益不如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子以四教文與居一焉文固聖人所不廢也然夫子四科善言德行者不在言語之科而言語又不與文爭自小子應對至於會同之相四方之

使言語之用亦重矣而反不與文學則所謂文章者果何所習而何所用耶科舉取士未遽可變而諸公於科舉之習亦未能遽免方將朝夕從事於文其所以為文者可不深知乎頤與諸君論之

問盡信書不如无書理固然也然自書出煨燼千有餘年其更賢知多矣則所同尊而信之者固不可槩以書不可盡信而不之信也然亦不可以人之所同信而苟信之而弗之思也觀古人之書然而不得其實則如弗觀而已矣孔子無鄉原語孟軻原之行也夫苟自以為是而人皆悅之則必以為真忠信真廉潔者矣而孟子言之則以為似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而此孟子之所以今鄉原者人皆惡之而天子聖人皆以為忠信廉潔而孟子獨以為似之此人之所同然而天子聖人乃不與之同何也君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夫居斯世為斯世而善果有不可者乎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夫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誠是病也而又不謂是何耶孟子闢楊墨蓋自比於禹之治洪水孟之驅虎豹夫楊朱墨翟皆當時賢者自孟子視之則為先進孟子之後人猶曰孔曾墨子之賢蓋比於孔曾楊朱之道能使全者避席煬者避竈猶以為未也進而至於爭席爭竈則其所得豈淺淺者哉而孟子闢之至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天下之言不歸楊而歸墨夫兼愛之無父為我之無君由孟子之言而辨釋之雖五尺童子粗習書數者立談之頃亦可解了豈有以大賢如楊朱墨翟其操履言論足以傾天下之士而曾不知此人待孟子之深言另闢脗好辯之譏而猶未得以盡白於天下而爲其說何耶若曰此皆聖賢之事後學未敢

妄措其說則孟子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矣亦何以學為且書稱為學
其思措其議是不得為聖人之徒矣亦何以學為且書稱為學
遜志記稱學不躐等而顏子則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
亦若是成鵶曰彼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必如顏子成鵶公明儀之言無乃與
遜志不躐等之說悖乎苟以為必顏子成鵶公明儀而後敢為
此言則滕文公好馳馬試劍未嘗學問而孟子亦遽勉之以是
何也頭與諸君併論其說毋愛詞
問欲學耕必問諸農欲學織必問諸工天下之事非可以浪為
之也蓋是事而不知本末則浪為之而已唐虞商周之作起於
隱約而登宰輔其道前定其業既修周矣陳平歸信佐高祖取
天下其將相之業皆素定於困窮之時出當傷然而成者即又
如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祖逖之聞雞起舞在其少之業不能大酬

其志而人皆信其始志之不忘也後世豪傑之士各以其才自
見於當時雖未可責以古人之學而觀其規模先定則與浪泛
浪為者殊也今諸君求識古聖賢之書從事於古聖賢之學不
識規模果有先知定知古人者乎夫子之門如由治千乘之賦
求宰百乘之家二人皆以此自許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諸君
自知其才而人信之有如此者乎曾子鏗爾捨瑟而言志不知
其所至果何事而其志果何如夫子喟然嘆而與之果何所取
而然耶夫子稱顏子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矣終日如愚可知者也而所謂終日不違者果何道而
亦足以發者果何事也古人雖不可妄議然讀其書為其事可
不知其說乎不然亦願聞諸君之志
問知人古所難以堯之聖其知鯀蓋審及四岳請試之猶不敢
必漢高祖亡命崛起亦不知書其得天下殆有天命初非盡出

其智謀然其於知人亦異矣張良授書老父爲它人言不省而帝能聽之陳平歸信楚不能用而帝用之至告呂后以後日將相之任授擢其才能始若雜愛雖善論人物者未必遠此世見其言之符契遂謂其得異書前知其事者非也顧不知高祖果何以能之耶文帝世稱賢君儒者之論往往以爲優於七制賈生慷慨言事帝抑不用世以爲非不知生獨以其壯銳不更涉姑少抑之以老其才耳賈生如不論當時之才豈獨止生耶然匈奴大侵邊數四帝不能禦至御按講武猶辭求將遠想廉頗李牧乃爲馮唐所慚則平日所以收羅人才耳可知矣武帝號雄才大畧然終其身無一名宰相快心胡越取前世紅腐之粟貫朽之錢而空之至於海內罷耗戶口減半輪臺之詔終亦自悔悼而已未聞有一人能開悟之者豈當世獨無其人耶是又不可以厚誣也知人固所難而爲天下以人爲本使終於不能

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缺米時皆四出告糴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憐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令社倉之立固已變愁嘆爲謳謠矣況得平糴一倉以彌縫其缺推廣其惠歡舞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穫時不復能多藏亟須糶易以給他用以解逋責使無以糴之則價必甚賤而粟洩於米商之舟與富民之廩來歲必重困矣前所言米價亦准鄉斗所糴之價耳今歲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爲利不細向來撥山家兄嘗陳五利之說於主管陳丈即以白之倉臺尋得陳丈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以鄉間無米可糴故不獲卒請某屬者亦嘗言於倉臺但未稟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之儻不以爲不然却幸見報家兄當具稟以卒所請也

二

屬奉教墨竊知平糴之議莫逆於幕中二君子之心已遂聞於

倉臺倉臺亦既惠許之矣然坐此霖霪稼之最良者又有仆泥自萌之患若此雨不止大妨收穫稼必重傷民必重困此策無所施矣山間今來稍有霽色極為之喜方取紙欲以卒請白雲又復如擁雪向之久於是山者以為晴雲固有如此者特未可必耳萬一仍雨不解其貽有位者之憂不細矣尚憑諸君子之力出秋陽以廓此氛曀山林之人亦庶幾一飽之適若得善穫必有可糴而米之多少則繼為之請當非所靳第支錢於金谿則恐不可耳金谿素無倉臺錢米向來陸倉以歲歉捐二千緡委鞏主簿於熟鄉糴二千碩為來歲賑濟之備次年所用不多餘者儲於縣倉前歲梭山所掌社倉已支八百碩矣又遞年倉臺賑卹皆取諸此所存料亦無幾金谿年來極窘於版帳積負前此蘇宰又重罹趙侯之困賄謝供輸大抵誅求無藝如聞錢穀侈用頗多安得有現錢可支藉令有之金谿負郭以西率多

知則天下亦終不可為矣堯以不得舜為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皐陶曰在知人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豈可以終不之知耶知人則必有道矣願併舉漢三君論之

問逢蒙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子濯孺子知其獲免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論學取友必入學七年而後可責然自其一年辨志則所辨者即其事也取友之事亦有不得不論者矣自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人誰無過知以其行之有過事之不善而遂絕之則是天下皆無可教之人矣逢蒙恩天下惟羿為愈已然後蒙殺羿之心將何以使羿能逆知之而不教之耶必以為不可知則子濯孺子未嘗識庾公之斯而能知其端人何也所謂端人果何如其端而知之者果何如其知之也二三子其詳言其本末而備論之亦羣居之大益也

問書稱堯舜禹皐陶皆曰若稽古記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傳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所貴乎聖人者以其宜世博大無自用自私之心其所施設必有稽考祖述理固然也然所謂稽考祖述者果獨取其無自用自私之心而已然亦其事之施設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濟則如納言未耜杵臼弧矢舟楫棟宇檐楹書契皆工世所無有而後世聖人創之而皆能有濟何耶若曰是事之小者因時而創至其大者則必有所師法而後可則如堯舜之大臣舉舜於匹夫而授之果何所師法耶堯傳舜舜傳禹禹獨與子而傳乎此又何耶湯以諸侯而入下孔子匹夫而作春秋此事之莫大焉者而皆若此無乃與稽古之說矣乎且均之為業安安有大小間哉今之天下所謂古者有三代自秦而降歷代

而其昭昭者曰漢曰唐其君之賢者其設置有不勝其異今朝廷有祖宗故事祖宗故事尚且不一今欲建一事而必師古則將安所適從矣必擇其事之與吾意合者而師之無乃有師古之名而君自用之實乎若曰吾擇其當於理者而師之則亦惟理之是從而已師古之說無乃亦特其虛說而已乎

二三字其詳考而備論之

問中庸稱隱惡而尚書載其受終烝烝乂符之後獨汲汲於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竄之殛之無乃與隱惡之意異耶孔子自言為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問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也而其為魯司寇七日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足以風動乎人此又何也夫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湯德足以及禽獸而不行於葛伯必舉兵征之又東征西征

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而不行於崇必再駕而後降至伐阮共伐密須伐攝從伐昆夷蓋未始不以與祠耶七國用兵爭強攻城取地如恐不及而孟子乃遊於其間言深耕易耨修其孝悌忠信之事曰仁義而已曰仁者無敵曰強為善而已矣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曰齊王猶反手耳曰天下莫不與也其說儻可信乎顧究其說而悉言之毋略

觀高宗得傅說必夢文王得呂望以卜置相重事而夢卜是信可乎洪範稽疑自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及卜筮大舜命禹必曰厥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夢卜似非聖賢所宜專信者高宗之知傅說文王之知呂望其必有不正於夢卜者矣儻可得而考乎鮑叔言管仲齊威公用之徐庶言諸葛孔明蜀先主用之威公先主豈惟人言是信耶管仲與威公雖也而至於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先主既見孔明雖閉張之愛將不能間至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觀此則二君二臣之所以相知者果不苟矣其相知之處果安在耶諸君其併言之將以觀其所蘊

問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童稚不過使之習字讀書稍長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賦至於所謂經義詞賦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實意乎若曰今之教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為文應有司程式可以取科第而已則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於古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三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

身何為而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利與仁義何如而辨若此等學問之為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教人者與古人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者不必有其實行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孳孳之猶懼有闕今悉力從事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人遠矣不然則是父詔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群居相與從事者皆為欺為偽相驅入於罔擾陷穽也而可安乎諸君幸詳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問大子諸道深四論語所載問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仁如陳文子令尹子文之所為皆世所難得而不許以仁如子貢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許以仁豈仁之為道大而難備人所能遽及耶審如是則所謂罕言者是聖人之教人當務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為之也且以子路子貢冉有皆門人之高弟其所自立者皆足以師表百世今觀文子皆列國之賢大夫非獨當時所難得人品如此蓋亦古今天下之所難得也然而猶皆不足以與於仁則今日之學者罕言絕意於仁不當復有所擬議矣今世學者未有不先論語而董子而上誦習之矣不識孳孳者毋乃至於仁處果可置而不思乎亦可試思而不必其遂知之也今世又以科舉取士苟其顧之言仁者又將累累而言之其為誣欺無乃以其乎諸生方將從事於聖人之學近世言仁者亦衆而持罕言之說以排言仁者亦衆故頗與諸生論之

問天之生物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天之生才亦猶是也古之興王未嘗借才於異代而後世常患人才之不足或者蓋務於科舉以為教之以課試之文章非獨不足以成天下之材反從而困苦毀壞之科舉固非古然觀其課試之文章則聖人之經前

[illegible]